

Rabindranath Tagore

泰戈尔诗选

英汉对照

S E L E C T E D
(印度) 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P O E M S O F
RABINDRANATH
T A G O R E

H319.4:I
1605

外国语学院图书馆

泰戈尔诗选

英汉对照

S E L E C T E D
(印度) 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P O E M S O F
R A B I N D R A N A T H
T A G O R 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诗选：英汉对照 / (印) 泰戈尔 (Tagore, R.) 著；
郑振铎译.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8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书名原文：Selected poem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ISBN 978-7-5135-3509-0

I. ①泰… II. ①泰… ②郑…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诗集－印度－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667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系列策划 吴 浩

责任编辑 付 帅

装帧设计 赵 欣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3509-0

定 价 22.00元

购书咨询：(010)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235090001

意切情深信达雅

——序《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上小学前，爷爷就教导我要爱劳动，爱念诗。“劳动”是让我拾粪、浇菜、割驴草……“诗”是学念他一生中读过的唯一“诗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我还算听话，常下地帮着干零活，偶尔也念诗。上中学后喜出望外地得知，最早的诗歌便是俺乡下人干重活时有意无意发出的“哎哟、哎哟”之类的号子声。老师说，这是鲁迅先生发现的。后来糊里糊涂考进北大，便懵懵懂懂向冯至、李赋宁、闻家驷等老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的诗歌。

大约十二天前，我正准备出访东欧和中亚时，北大、北外、党校三重校友兼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示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将付印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写篇序言。基于上述背景，我竟不自量力，欣欣然应允，飞机起飞不久就边拜读边写体会了。

一看目录，我在万米高空立即激动不已。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

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袁可嘉半个世纪前应邀从南大到北大讲英国文学史，我是自己搬着凳子硬挤进去旁听的幸运学生之一。王佐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教授英国诗歌的。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他大段引用原文从不看讲稿，我们常觉得他的汉语译文会比原文更精彩……穆旦、屠岸、江枫、杨德豫等我未曾有幸当面请教，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受益良多，感激恨晚。

前辈翻译家们追求“信、达、雅”。落实这“三字经”却并非易事。

第一，在丰富多彩、良莠不齐的英文诗林中，译者要有足够高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去发现和选择思想水平高的作品。国产千里马尚需伯乐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诗就更需要了。看诗的高下、文野，境界和情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诗经》历久不衰，首先因为里面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政治上合民心的诗句，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传递真情的佳句。这套诗集选了许多跨世纪思想性极强的好诗。如雪莱《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的警句：“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今天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如莎士比亚在其第107号十四行诗中将和平与橄榄树的葱郁有机相连，上承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和为贵”的真谛，下接联合国大会此时此刻的紧急议题。这样的诗自然有人爱，有人信。

第二，诗源于生活。诗作者和译者都最好与百姓血肉相连。马克思曾与诗友调侃：诗人也得吃饭，别奢望写诗写饿了上帝会把盛着面包的篮子从天堂递下来。这套诗选中有许多生活气息浓醇、情意真切的诗。如出身佃农的彭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政治讽刺诗：“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泰，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写实和预言都相当准确。

第三，译文要忠实于原作，自身又要通畅、简洁、优美。这套诗集中，英文原作都是名符其实的经典。读诗最好读原文，但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语言，一个人会用来读诗的语言肯定少得可怜。为开阔视野、加强交流、增进友谊，读外国诗大多还得靠翻译。这套诗选中的译者都治学严谨，都酷爱祖国和外国优秀文化，译文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杰出成果。他们把拜伦的奔放、纪伯伦的靓丽、济慈的端庄、布莱克的纯真、华兹华斯的素净、叶芝的淡定、狄金森和

弗罗斯特的质朴译得惟妙惟肖。读这样的译作，哲学上可受启迪，美学上可得滋润。这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能满足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为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讨提供方便。

不妨说，这套诗集中外皆宜，老少咸宜，会书中两种语文或其中一种的人皆宜。

李肇星

2011年9月14日至25日自乌兰巴托（意为“红色勇士”）上空经莫斯科、明斯克（“交易地”）、塔什干（“石头城”）飞阿拉木图（“苹果城”）途中。



泰戈尔传

《孩子天使》

他们喧哗争斗，他们怀疑失望，他们辩论而没有结果。

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

他们的贪心和妒忌是残忍的；他们的话，好像暗藏的刀刃，渴欲饮血。

我的孩子，去，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他们上面，好像那傍晚的宽宏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

我的孩子，让他们望着你的脸，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让他们爱你，因此使他们也能相爱。

来，坐在无垠的胸膛上，我的孩子。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你的头，默默地做完这一天的礼拜。

——引自《新月集》

—

许多批评家都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和善的。在现在的许多诗人中，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正相爱。著《泰戈尔的哲学》的 S. Radhakrishnan 说：泰戈尔著作之流行，之前引起全世界人的兴趣，一半在于他思想中的高超的理想主义，一半在于他作品中的文学的庄严与美丽。他的著作在现今犹有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个文明世界自经大战后，已宣告物质主义的破产了。（参阅《泰戈尔的哲学》第二页）

—

泰戈尔是彭加尔（Bengal）^① 地方的人。

印度是一个“诗之国”，诗就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生的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受的一次祝福，就是用韵文唱的。孩子大了，如做了不好的事，他母亲必定背诵一首小诗告诉他这种行为的不对。在初等学校里，教了字母之后，学生所上的第一课书就是一首诗。许多青年的心灵所受的最初的教训就是：“两个伟大的祝福，能消除这个艰苦的世界的恐怖的，就是尝诗的甘露与交好的朋友。”许多印度人写的书，也都是用诗的形式来写的；文法的条规，数学的法则，乃至博物学、医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都是如此。结婚的时候，唱的是欢愉之诗；死尸火葬的时候，他们对于死人的最后的说话，也是引用印度的诗篇。

在这个“诗之国”里，产生了这个伟大的诗人泰戈尔自然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① 即孟加拉。



三

泰戈尔的生辰是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他的家庭是印度的望族；他的长辈，出了许多名人；他的同辈和晚辈也出了好些哲学家、艺术家。他自己曾说道：“我小的时候所得的大利益，就是文学与艺术的空气弥漫于我们家里。”他的接待室里，每天晚上灯都亮着，客人来往不绝。他的兄弟 Ganendra 在家里搭起戏台，演过 Pandit Taskaratna 做的戏；他的侄子 Jyotiprokash 也教过他作诗。他的父亲 Dabendranath Tagore 更是当时的一个天才。泰戈尔在此优越的环境中长成，他的伟大的诗才受了不少的灌溉，自然是要出芽、生枝，而且开花、结果。

泰戈尔的母亲死的很早。他在儿童时代，寂寞而不快乐，很少出外——到街上，或园林里——去游玩。离了家塾以后，他进了本地的东方学校、师范学校，又进了英国人办的彭加尔学校，又被送到英国去学法律。但是对学校里的刻板而无味的生活，他十分憎恶。无论到哪个学校，都不过一年就退学回家。他父亲很知道他的性情，并不强迫他去服从学校里的残酷而不明了儿童个性的教师，只在家里请了人教他。

但他还有两个大教师呢！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平民。泰戈尔他自己告诉过我们自然界就是他的亲爱的同伴；她手里藏了许多东西，要他去猜。泰戈尔的猜法真是奇怪！凡是她给他猜的东西，他没有不一猜就中的。这是因为他与自然界相处已久而且很深了，他很小的时候就爱她。她家里有一棵榕树，他少时常到树下洗澡游玩，到了后来，还记住他：

绕缠的树根从你枝干上悬下，呵，古老的榕树呀，你日夜不动的站着，好象一个苦行的人在那里忏悔，你还记住那个孩子，他的幻想曾同你的影子一同游戏的吗？

以后，刚格 (Ganges) 河^① 的风光，喜马拉亚山的景色，几乎无不深深地印在他明彻的心镜里。

他与他父亲的工人交际得很密切。他在 Salaidah 地方管理他父亲的农产时，除了帕德马河，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一般农民了。所以他竟成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的表现者。

在泰戈尔二十三岁的时候，他与一个女子结了婚。这个婚姻是理想的快乐的结合。到后来小孩们降临他家的时候，他又得了新的教师了。《新月集》就是在那时写的。在世界文学家里，没有一本诗集比他这个《新月集》描写儿童更好而且更美丽、真切的了。母亲的永久的神秘与美，与孩子之天真，都幽婉地、温和地达出了十二分。且看：

谁都知道你是十分喜欢糖果的——这就是他们所以称你做贪婪的原故么？

呵，呸！我们是喜欢你的，那么他们要叫我们什么呢？

这句母亲对她孩子说的话是如何诙谐而慈爱呀！总之，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教导他以不少的真理。在他三十五岁前后，他的夫人死了。他的爱女、他的爱儿也都相继而夭亡。这个可怕的殷忧笼罩在他身上，使他做出世界上最柔和甜美的情歌，使他的灵魂更有力，更尖锐。他的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也很优美。后来遂转其笔锋去做颂神之歌，不复作情诗。

这蔓延的痛苦，因爱与欲望更深邃而成为人类家庭里的悲哀与快乐，这就是永远融合、流溢在我诗人心中发出来的歌声中的东西了。

① 即恒河。



这是他《颂神诗集》^①(*Gitanjali*) 中的一句，我们读了觉得他还有余痛浮绕在笔端呢。

一九〇二年，他创办了一个“和平之院”——山铁尼克当(Shantiniketan)学校——校址在 Bolpus，离加尔各答不远。在那个地方，他的两个大师——自然界与儿童——已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学校的教法，用印度的古法，而参以西方的方术，是一种森林学校。凡是到那里参观过的人，都以为泰戈尔的计划非常成功。以前只有二三个学生，现在^②已经增加到二百人。他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已捐入此校为基金。听说，他的著作所得的利益也都消耗在这个学校里。Macdonald 君做了一篇关于这个“和平之院”的游记，说：“无论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都是和平、自然而且快活。”任何好争斗、好烦恼的成人，一到了这个“和平之院”，听见早晨的儿童的清脆抑扬的歌声，没有不忘记他的困恼的生之担负的！

他的著作多自己译成英文。最初出版的是《园丁集》。此诗集一出，凡是说英语的民族与懂得英语的民族，无不大大惊讶。以前泰戈尔的名字，除印度外，知道的人极少。自此以后，这个白衣的和平天使的威力立刻弥漫于全人类之间，瑞典的文学会，也立刻把一九一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致之于他的座前。

一九一五年，他到了日本，受日人极狂热的欢迎。一九二〇年，他到了美国，这个拜金国的国民也是非常鼓舞的去迎接他。一九二一年，他到了德国。德国受欧战之刺激，思想大变，对于这个东方的“自然之子”，更表示一种特别的敬意。据柏林通信说：他讲演的地方，德人特别布成森林的景色，因为大家都知道，泰戈尔不仅是“人类的儿童”，且是“自然的儿童”。

在一九一九年，法郎士、巴比塞、罗素、爱伦开诸人，在法国巴黎发起了一个“光明团”，提倡永久和平的、非战的运动，泰戈尔也在里边。他又尽力鼓吹印度的独立，曾向英国政府请愿许印度

① 即《吉檀迦利》。

② 这里系指作者撰写此文的时代，即 20 世纪 20 年代。

的自治，竟因此被他们把他的“勋爵”(Sir)头衔取消。

四

泰戈尔的文学运动，开始得极早。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即已开始做剧本。十九岁时，他做了第一篇小说，因此著名。后来继续做了不少的剧本，当时即已在彭加尔及加尔各答各剧场演出。到了现在，加尔各答还在那里演唱他的戏。

他的著作，初时只传布在家庭内，后来才刊登于 *Gyanankur* 月刊上。他们同他定约，做诗的投稿者。他的散文著作，最初也登载在这个杂志上。

他的著作，最初都是用彭加尔文写的；凡是说彭加尔话的地方，没有人不日日歌诵他的诗歌。后来由他自己及他的朋友将许多种诗陆续译成英文，诗集有：《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吉檀迦利》、《爱者之贻与歧路》；剧本有：《牺牲及其他》、《邮局》、《暗室之王》、《春之循环》；论文集有：《生之实现》、《人格》、《国家主义》；杂著有：《我的回忆》、《饿死及其他》、《家庭与世界》等。

在彭加尔文里，据印度人说，他的诗较英文写的尤为美丽。一个印度人对 W. B. Yeats 说：“我每天读泰戈尔，读他一行，可以把世上一切的烦恼都忘了。”他自己也说：

我的歌又将坐在你眼睛的瞳人里，将你的视线带入万物的心里。

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我的歌仍将在你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是的，泰戈尔的歌声虽有时沉寂，但是只要有人类在世上，他的微妙幽婉之诗，仍将永远由生人的心中唱出来的。

他的戏剧和小说，与诗也有同样的感化力。一个印度的批评家



说：“他的英雄与女英雄都是出于平常人之中的，他们的纯朴的快乐与忧愁，泰戈尔用异常的内在的沉刻的情绪，用音乐似的词句，写出来给我们看。”

就是他的论文，也是充溢着诗的趣味与音乐似的词句。他总之是一个诗人。

五

“他是我们圣人中的第一个人：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这就是我们所以爱他的原因了。”

这是一个印度人的话。但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此：

我们所以爱他，就是因为他是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

本文的参考书：

- (1) K. Roy: *R. Tagore: The Man and His Poetry.*
- (2) R. Tagore: *My Reminiscences.*
- (3) C. Martin: *Poets of the Democracy.*
- (4) W. B. Yeats: *Introduction to "Gitanjali".*
- (5) R. Tagore: *"Crescent Moon" and Other Poems.*



《新月集》译者自序

我对于泰戈尔 (R. Tagore) 的诗最初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戈尔的事。他说，他在缅甸时，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到他，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过了几天，我到许地山君的宿舍里去。他说：“我拿一本泰戈尔的诗选送给你。”他便到书架上去找那本诗集。我立在窗前，四围静悄悄的，只有水池中喷泉的潺潺的声音。我静静地等候读那本美丽的书。他不久便从书架上取下很小的一本绿纸面的书来。他说：“这是一个日本人选的泰戈尔诗，你先拿去看看。泰戈尔不久前曾到过日本。”我坐了车回家，在归途中，借着新月与市灯的微光，约略地把它翻看了一遍。最使我喜欢的是其中所选的几首《新月集》的诗。那一夜，在灯下又看了一次。第二天，地山见我时，问道：“你最喜欢那几首？”我说：“《新月集》的几首。”他隔了几天，又拿了一本很美丽的书给我，他说：“这就是《新月集》。”从那时后，《新月集》便常在我的书桌上。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把它翻开读。

我译《新月集》，也是受地山君的鼓励。有一天，他把他所译的《吉檀迦利》的几首诗给我看，都是用古文译的。我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他说：“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于是我与他约，我们同

时动手译这两部书。此后二年中，他的《吉檀迦利》固未译成，我的《新月集》也时译时辍。直至《小说月报》改革后，我才把自己所译的《新月集》在它上面发表了几首。地山译的《吉檀迦利》却始终没有再译下去，已译的几首也始终不肯拿出来发表。后来王独清君译的《新月集》也出版了，我更懒得把自己的译下去。许多朋友却时时催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他们都说，王君的译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译的必要。那时我正有选译泰戈尔诗的计划，便一方面把旧译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参考了王君的译文，又新译了八九首出来，结果便成了现在的这个译本。原集里还有九首诗，因为我不大喜欢它们，所以没有译出来^①。

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山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有许多人以为《新月集》是一部写给儿童看的书。这是他们受了广告上附注的“儿歌”(Child Poems)二字的暗示的缘故。实际上，《新月集》虽然未尝没有几首儿童可以看得懂的诗歌，而泰戈尔之所写这些诗，却决非为儿童而作的。它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乃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这正如俄国许多民众小说家所作的民众小说，并不是为民众而作，而是写民

^① 这次收录的《新月集》，是增补完备的全译本。

众的生活的作品一样。我们如果认清了这一点，便不会无端的引起什么怀疑与什么争论了。

我的译文自己很不满意，但似乎还很忠实，且不至看不懂。

读者的一切指教，我都欢迎地承受。

我最后应该向许地山君表示谢意。他除了鼓励我以外，在这个译本写好时，还曾为我校读了一次。

郑振铎 十二，八，二十二。
(1923年8月22日)



《飞鸟集》一九三三年版本序

《飞鸟集》曾经全译出来一次，因为自己的不满意，所以又把它删节为现在的选译^①。以前，我曾看见有人把这诗集选译过，但似乎错得太多，因此我译时不曾拿它来参考。

近来小诗十分发达。他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得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

这诗集的一部分译稿是积了许多时候的，但大部分却都是在西湖俞楼译的。

我在此谢谢叶圣陶、徐玉诺二君。他们替我很仔细地校读过这部译文，并且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给我。

郑振铎 六，二六。

^① 这次收录的《飞鸟集》，是增补完备的全译本。